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評價歷史人物
和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評價歷史人物
和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

南京圖書館輯印

1966年一月

輯印說明

从报上发表姚文元同志《評新編 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后，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討論，目前正在我省学术界、文艺界逐步展开。为了便于大家根据馬克思主乂經典作家的教导，更好地开展討論，我們把馬克思主乂經典作家有关論評历史人物、論批判地繼承历史遺产和論道德等方面的专题語录，輯印成这个专集，供有关同志研究使用。这个专集請勿外傳，請勿翻印。如有缺点錯誤，請讀者指正。

南京图书馆

1966年4月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論評價歷史人物和批判地 繼承歷史遺產

目 录

第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評價歷史人 物的原則

一、個人和階級的關係.....	3
二、個人活動和社會歷史條件的關係.....	8
三、偶然性和必然性.....	22
四、時勢造英雄.....	32
五、如何判斷歷史人物的功過.....	34

第二部分：毛澤東同志論評價歷史人物

一、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	41
二、對封建社會的分析.....	42
三、對若干歷史人物的評價.....	45

第三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批判地繼承 歷史遺產

一、精神生產一定要隨着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	51
二、必須徹底打破舊傳統，才能建立新傳統.....	53
三、應當批判地繼承，不能頌古非今.....	54

第四部分：毛澤東同志論批判地繼承歷史遺產

第五部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道德

一、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同时又服务于经济基础.....	69
二、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的道德，没有超阶级的“永恒的”道德.....	73
三、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道德。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80
四、马克思写《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为了用当时工人运动能接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得不不用“真理、正义和道德”是“对一切人的行为的基础”等词句.....	82
五、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是利己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骗人的口号.....	85
六、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抽象的人性和所谓“人类之爱”.....	92

第一部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論評價歷史人物的原則

一、个人和阶级的关系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論个人和阶级的关系，个人活动为 阶级关系所决定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轉到 tiers état [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熾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經濟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銳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們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該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詞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約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諒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4頁）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论调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聩愚蠢的傀儡阿谀献媚，实在到了顶点，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0页）

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馬克思在上述論點^①中所發揮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發揮的不过是：無論哪个階級的理論家都不能創造出一種在實際生活中沒有具備相當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來事物的要素，并據此在理論上創造出本階級在實踐中要達到的理想。差別就在於理論家超過本階級而先看出未來事物的萌芽。這也就叫做“在理論上得出什麼結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宣言》中說：

“因此，共產黨人（即社會民主黨人）在實踐上是世界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推動社會前進的一部分，而在理論上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善于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是的，思想家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他們比“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看得遠得多，全部要點也就在此。思想家推動社會前進，正因為如此，所以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對於運動具有偉大的意義。

（斯大林：《略論黨內意見分歧》，1905年4月底。《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4—105頁）

階級鬥爭理論所以是社會科學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為它十分確切而肯定地規定了把個人因素歸結為社會根源的方法。第一、這個理論制定了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它以人類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為出發點，把這種生活資料謀得方式和在它影響下形成的人與人間的關係聯繫起來，並指出這些關係（即馬克思的用語“生產關係”）的體系是為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會思潮所包裹著的社會基礎。……

①所謂“上述論點”，即本部分前頁所摘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關於政治人物和作家與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一段話的論點。

第二、“个人”在每个社会經濟形态范围內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統化的活动，已被綜合起来，归結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話，归結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純粹机械的历史观，他們滿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这种空洞的論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8—389頁）

馬克思論因为阶级斗争的条件不同， 由这种斗争产生的政治人物 也就具有不同的特点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一一特別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謂凱撒主义的书生用語，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們忘記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羅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內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間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則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則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

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根本的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5—406页)

马克思论在考察历史运动时不能把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开

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所固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54页)

二、个人活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

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論个人活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現，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約，伟大人物的作用是善于正确認識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

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創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們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恆的。它們是历史的暫時的产物。

.....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現的世紀。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紀，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紀。推其因果，我們应当說，不是原理属于世紀，而是世紀属于原理。換句話說，不是历史創造原理，而是原理創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們再进一步自問一下，为什么該原理出现在11世紀或者18世紀，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紀，我們就必然要仔細研究一下：11世紀的人們是怎样的，18世紀的人們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紀中，人們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討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个世

紀中人們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嗎？但是，只要你們把人們当成他們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們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們抛棄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恆的原理。

（馬克思：《哲学的貧困》，1847年上半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148—149頁）

民粹主义者硬說自己是实在論者。“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因此他（指米海洛夫斯基——本书編者）說，我从对现代制度抱反感的手工业者的“感情”談起，从他們建立美好制度的思想談起，而馬克思主义者却談論什么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他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

这位神秘主义者回答說，的确，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而我在研究手工业中的社会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問題（你連这个問題也沒有提出！）时，也正是研究“个人”怎样創造了和繼續創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且我手里有一个可靠的标准，証明我談的是“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的思想和感情，这个标准就是：这些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已經表现为行动，已經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誠然，我从来不說“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話），但是，我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个人活动的产物。你說你在談論“个人”，但实际上你当做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們的生活条件、由該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你，而你也脱离了生活。不仅如此，請你看看，你装进这个木偶的头里的是些什么东西，你宣扬的是些什么措施。

你向劳动者介紹劳动組合是“现代科学和现代道德观念所指示的道路”时，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即我国社会經濟的整个組織。你不了解这是資本主义經濟，因此，你看不出这个基础上的各种各样的劳动組合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这些办法絲毫不能消除生产資料(貨币也包括在內)积聚在少数人手里(这种积聚是无可爭辯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你是从劳动者的思想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了。

(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6—387頁)

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純粹机械的历史观，他們滿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这种空洞的論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沒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視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說，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銷，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場合”(33頁)，“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問題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來說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來說則只是由馬克思的理論确定下来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經濟內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89頁)

历史是由个人創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論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動，……

(列寧：《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5頁)

路德維希：馬克思主義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畢竟還承認歷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

斯大林：不，這裡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歷史。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歷史的話。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歷史的。凡是新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备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于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歷史，但是只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歷史。至少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是這樣了解馬克思的。而我們研究馬克思已經不止十年了。

路德維希：大約在三十年前，當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許多自認為是唯物主義歷史觀信徒的德國教授向我們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的作用，否認英雄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斯大林：《和德國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的談話》，

1931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95頁）

馬克思論君主的專橫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社会經濟条件，不能向經濟条件发号施令

根据蒲魯东先生的意见，由于某些經濟原因，金銀經過构成价值的状态，比一切其他产品就更具有成为貨币的优越性。现在我們就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經濟原因。

这些經濟原因是：“力求占居統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在宗法时期”已經取得的“显著的优势”以及同一事实的其他的轉弯抹角說法；这种轉弯抹角的說法只能增加我們的困难，因为蒲魯东先生在解釋一个事實时添加了許多枝节，从而使需要說明的事實越來越多了。但是蒲魯东先生還沒有讲完他的所謂經濟原因。下面就是那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原因之一：

“經過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貨币：君主們占有金銀，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

因此，在蒲魯东先生看来，君主的專橫就是政治經濟學中的最高原因！

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經濟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經濟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否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关系的要求而已。